

17 T 9117/2143



西河合集

詩札目

卷一

十三

卷二

一

CHINESE - JAPANESE-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1 1937

西河合集

詩札目

卷一

四十三條

卷二

四十一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字于稿  
金敬致正夏較  
姜之琦幼韓較

詩札一

姜武孫評曰筆札所傳異于帖括且與篇記各出機杼是當續根牟之既亡補翼要之餘論

予既依沙南太守聽寫官言詩削牘去之然猶未達也往以札問訊遂有徵諸咫尺者續續為記曰詩札雖然此非言詩之為箋也特不可忘矣走者官自稱耳

謹奉教鄉但解毛萇作毛傳從來亦如是此否耳魯

詩札

西河合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人大毛公毛亨作故訓傳授之趙人小毛公萇既而河間獻王得以獻之始以萇爲博士則是毛亨作毛傳詎萇作耳主臣

謹奉教鄉疑小序何人作有爲孔子有爲卜子有爲衛宏有爲國史走臆通是毛亨作何以知之按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鄭氏詩譜有云大毛爲故訓傳今毛詩比卷卷首有若篇詁訓傳若干文按之故卽序首一句也第不連屬篇題于篇題下判云若干章章若干句然後入此一句假如關雎詩必先曰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然後曰后

妃之德也此是故也何以知之以關雎詩篇題下知之關雎五章章四句此是鄭玄更定章句又云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則此故言是故也篇題下凡鄭玄有所更定輒加故言判之而孔氏正義于序下分疏必曰若句至若句獨關雎以毛鄭不同故不疏而葛覃序下卽疏云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則當時序首篇題下必皆有章句若干等字而後人乃削去之矣故知序首一句連章句是故也自序首一句後便是訓如關雎序后妃之德也一句是故風之始也至末便是訓訓者推訓此一句耳然與

首句不甚合若二人作自關雎詩文下與也以後則是傳傳者傳詩文也然又與故訓不必合又若二人作則臆故之爲旨故有此語而今述之也非謂詰也訓者訓此故則可不合傳詩文又非訓此故也則又可不合此可知耳然則稱毛故訓傳卽毛序訓傳此明甚著者主臣

謹奉教二南卽是風或但稱南此是樂名耳如禮稱胥鼓南左傳稱見舞象箭南籥者卽詩亦云以雅以南此卑樂部名非詩名也或又謂旣稱風又稱南必南不名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旣稱風又稱齊詎齊亦不得名風邪主臣

謹奉教程大昌曰詩有南無國風古無稱國風者卽邶鄘以下亦不得稱國風此否也表記曰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主臣

謹奉教南以周召之化自北而南爲二南固然然又有二旨此固不必然然記異耳呂覽云塗山之女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爲南音周公召公取以爲周南召南則以周之二南原

本南音謂古早有所稱南者此則以南爲古之樂名然耳又逸周書稱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醜競進爭權君勿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之國而水經註又云據韓嬰序詩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則以此二南國爲詩之二南故引韓嬰序詩爲驗則南國名耳主臣謹奉教苻菜爲接予或作萋予云比之后妃言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矣此是埤雅引王文公說也此底解或云漢皇后位下有倅仔名卽接予音並同古之命此名或亦取此但此未可據者主臣

謹奉教左右芼之芼字鄉但解作採擇獨朱子曰熟而薦之按禮凡蔬茹煮於滫者皆謂芼若昏禮芼之以蘋藻內則醢醢酒醴芼羹又云雉兔皆有芼又儀禮饋食皆有剡芼朱子云是也特朱子語類又記魏才伸問芼旨答曰是採擇旨又不同主臣

謹奉教是刈是穫韓詩云淪也若孫炎云謂煮之於穫則是以穫爲穫也今按爾雅郭註直作穫字主臣

謹奉教甘棠之憩偶爾爾鄭以爲重煩勞百姓此固矣但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

營召以居召伯曰嗟矣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就蒸庶于阡陌之間暴去曠野屋于樹下又說死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功故不入邑中舍處甘棠之下而聽訟焉以二說觀之皆謂是慮煩百姓故去棠下然則鄭氏之旨亦鄉有是者主臣謹奉教婉如清揚詎婉而似清揚也如卽而矣春秋星隕如雨是星隕而雨樂府艾如張是艾而張或曰是例句清揚婉如主臣謹奉教標有梅傾筐暨之暨說文訓塗尚書曰惟其

塗暨茨信然卽與標取旨何與矣此應從呂氏讀詩記作暨暨訓爲及自此而傾筐及之矣是落盡耳主臣

謹奉教蝮蝮詩不知命也凡命字有四訓毛鄭通云不待父母之命此告命之旨耳程子曰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此性命之旨耳蘓子由曰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俟之矣此時命之旨耳若韓詩外傳云不肖者精化初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得長也此生

命之旨耳主臣



謹奉教陟岵陟岵雖變文就韻抑各有旨岵者  
怙也恃者恃也岡者况也小弁詩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白虎通曰兄者况也以况父法主臣  
謹奉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起並無韻此不可明既見豐氏石經本中谷是中達  
與萋飛合雖此本不足據要此常近理也若不可休  
息韓詩外傳本作休思孔氏正義亦云息字是思字  
之誤則思字原是語辭休與求合毛詩本誤也凡詩  
要無二句無韻者况葛覃祇二句猶可若南有喬木  
將至四句無韻矣豈可邪主臣

謹奉教維參與昴昴讀作留此是正音詎抑也毛傳  
云昴留也史記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卽昴也  
又小雅露彼菅茅與之子不猶同韻魯頌薄采其芣  
與在泮飲酒同韻則茅亦音留矣又說文音芣爲柳  
而尚書昧谷周禮註作柳穀以昧與茅爲轉音故亦  
作柳然則茅之同音與柳之轉音且爾爾豈况本音  
乎故曰昴留也若律書云留言陽氣稽留則不特有  
其音且有其義矣故曰留也主臣  
謹奉教衛兼邶鄘未悟起自何時漢志書序等皆曰  
武王封武庚于殷命三叔監之而三分其地武王崩

三監畔周公誅之畢以其地封康叔此誤以三監爲武王封康叔爲成王封故耳按書云孟侯朕其弟則封康者亦武也邶邶未必是三監且衛始封時亦安得卽兼邶邶有之又書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而正義云於地屬邶此統思實康叔爲成王所封是時當必盡得有邶邶之地且以桑中詩有沫鄉句屬邶風故云然不知妹邦卽朝歌在淇東黎陽之間本衛邑而欲屬之邶則不特衛之兼邶邶不得明卽衛之自爲衛亦不得明也要是有衛詩時則已兼邶邶康叔始封時不得兼邶邶此得之主臣

謹奉教衛旣兼邶邶然又稱邶邶是底解或曰邶邶之音異于衛音故分繫之信然則莊姜共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爲邶音一爲鄘音耳且邶鄘旣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敖辟詎仍曰爽鳩之音陳音好巫詎仍曰大皞之音此易知也假云作之邶鄘地者爲邶鄘作之衛地者爲衛則漕邑鄘地而此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也而邶曰瑟彼泉水又何也或又謂繫其國名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旣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陳者則齊秦所并不一將奚書之且太史採詩其職不過輯民風審善敗耳詎事

書法卽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魏唐鄭檜畢情如是走臆邶鄘諸名卽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考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比遇詩多者浸假于本部過繁仍得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故周公東山諸詩無可繫卽繫之曰商以樂部舊有商名今偶無詩遂實之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

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此之謂識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邶鄘可曉矣或曰晉本無詩何必分繫之唐魏則詩之存沒不可考已多矣有晉無晉在今詩何足以知之主臣

王丹六評曰省篇但云復古名耳此更有根據而其說較暢雖屬倡論實可廢從前紛紛之辨

謹奉教願言則噫噫卽歎噫故鄭箋云噫當是不敢噫咳之噫今俗人噫曰人道我是也獨毛傳云噫踏也踏卽坎字玉篇云坎欠張口也卽呵欠耳故孫毓疏云欠欠坎坎而王肅解詩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噫劫而不行此誤坎爲劫而因以踏爲躓踏之踏遂

致蕪子由解亦云願往從之則若有貽制之者讀古之易訛比如此主臣

謹奉教我心則說說原有脫音旨亦從脫見埤雅按之則以降者忡忡之反脫者悛悛之反忡忡者中而不下也故降下之悛悛者綴而不解也故解脫之贍印詩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亦作脫主臣

謹奉教爾雅云以衣涉水曰厲謂衣禪入水耳又云自膝以下爲搗自帶以上爲厲是底義按之似言水淺及膝可搗衣以涉是爲自膝以下假水深及帶則需衣禪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自帶以上以此

推之似厲以帶爲飾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孔雅帶之垂者爲厲都人士詩垂帶而厲此著也  
有時水碕及帶亦稱厲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此著也若衣禪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著也主

臣

謹奉教匏有苦葉匏是瓠八月斷壺壺亦是瓠獨埤雅謂三物有分嘗見齊民要術四時類要諸載通云是一物繹其說似物種本一區植法異遂有大小圓窳之別不必圓者壺長者瓠矣卽以涉水一節較之三物正同鵬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左傳曰苦

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莊子曰。人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主臣謹奉教。衛有頓丘。三其一名。五軍謂魏置五軍于丘。傍故也在淇水南。水經註所謂淇水逕頓丘北者。其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口。蘓代所謂決宿胥之瀆。魏無虛頓丘者。其一名帝丘。帝頓聲轉亦近淇。春秋所謂衛甦于帝丘。帝王世紀所謂顓頊塋帝丘城者。凡此三頓丘鄉未審。至於頓丘。是何地。今按之。皆在淇上。似但涉淇。皆可至者。主臣謹奉教。溱洧二水而合流于鄭。溱水出郟城西北。經

郟城入洧。洧水出陽城山。與溱水合。然後同自西北入新鄭城。迤邐入潁。則溱洧雖二水而已。合爲一矣。故前可並稱曰溱與洧。其下卽可曰洧之水。主臣謹奉教。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則吹豳頌。有爲楚茨。大田甫田。諸詩是豳雅。噫嘻載芟。豐年諸詩是豳頌。有爲不然。豳風中自有雅。自有頌。以豳風一詩三分而得之。又有爲豳別有雅頌。今已亡。又有爲卽豳風一詩吹之。則其調通可爲雅通。可爲頌。諸說不同。但後說近是。此何故。風雅頌祇樂調。區名如西洲吳聲等。祇以聲不以辭。故縣蠻黍離辭。

調亦似而繇蠻自爲雅黍離自爲風樂調與詩調判然不屬此甚著者比以大戴禮投壺篇質之其云凡雅十六篇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按之但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已亡餘俱國風耳謂之雅者正以雅調歌之可爲雅故矣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今伐檀騶虞皆風詩主臣

姜武孫曰風雅頌祇分樂調曾無天子諸侯與時世升降之別故平王有風召穆衛武有雅魯僖有頌予舊有雅頌議一篇早見及此特不及詩調樂調之辨耳得此快然

謹奉教燕禮有房中樂卽二南矣秦名壽人漢名安

世樂又名楚調由高帝好楚聲耳今樂府相和歌詞有清商三調晉荀勗所定而唐禮樂志又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遺聲也漢世謂之三調又名楚調則臆房中樂亦但取律調相尋不拘拘詞句故當時猶有襲周時遺聲而遙變者如漢相和歌詞故非四言唐李白清平調詞且用絕句三弁非相和歌詞可例也昔劉迅嘗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以當雅章又取巴渝舞折楊柳白頭吟之類以當國風臆當時猶能彷彿古今聲音敢爲傳會耳後人讀詩者不解審聲但強取詩義已不知樂又

鄙者謂詩句單複短長皆有成數則是以詞曲當古  
樂其舛不待辨耳主臣

謹奉教無田甫田田字應狄因翻與無思遠人人字  
隔合此與兔置桑柔野有死麕何彼穠矣諸詩同集  
傳失之主臣

謹奉教鄭詩秉簡有作秉管有作秉蘭陸氏釋文云  
簡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簡則當  
時又有從竹下者矣但韓詩作蓮則贈芍藥時無蓮  
耳主臣

謹奉教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舊訓是對客語以

上章旣酒食笙瑟燕賓客矣至是又對客曰早知子  
來當預備雜珮以贈子惜今不及也歐陽子與郭秀  
才書中有云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  
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預備珩璜琕  
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正  
同主臣

謹奉教不念昔者伊予來墜鄭箋云不念往昔我始  
來之時安息我也北魏王肅妻謝氏寄肅詩云本爲  
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正同

主臣

謹奉教焉得諛草諛忘也。但言善忘耳。初不定云忘。憂白後人以諛草爲萱草。遂起萱草忘憂之說。走比作是語人惑之。旣讀陸機贈從兄車騎詩有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則且易忘憂爲忘歸矣。陸本思歸者。故云忘歸。則此本思不歸者。詎不可忘不歸耶。忘是虛字。不必定歸。亦何必定憂。因解古人讀書較今通達比然也。主臣

謹奉教月出之光。當作日字。此字形之誤。此見印古詩話。若曰不翅。鷄鳴已逮。旦蒼蠅有聲矣。因蒼蠅聲不先于鷄聲。故然也。又曰不翅。逮旦日已出有光矣。

因月光不嘗先鄉明。故然也。此是也。但又有不更日字。而亦不礙于蠅不先聲。月不嘗夜之旨。見國風省篇主臣

謹奉教四月秀萋。夏小正四月有秀。幽幽萋聲轉耳。鄭箋據夏小正。妄以王萇爲萋。按王萇卽呂覽中所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萋卽呂覽中所謂苦菜者。苦菜秀卽秀萋也。以苦菜秀爲王瓜生可乎。又按苦菜名萋然亦名遠志。亦名細草。故逸周書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而晉郝隆譏謝東山亦云處爲遠志。出爲小草。以苦菜萌爲細



草故苦菜秀則發為細草所謂出為小草根為遠志  
故苦菜不秀則藏為遠志所謂處為遠志亦所謂賢  
人潛伏也郝隆語正本時訓解耳主臣

謹奉教詩國風所第不同故歐陽子詩譜補亡後序  
有云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爾秦魏唐陳檜曹此  
孔子未刪詩前太師樂歌所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  
鄭齊魏唐秦陳曹爾此鄭氏詩譜所第也斥檜後陳  
此今詩所第也但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  
齊之後即歌爾然即歌魏此太師所第與歐陽所云  
稍異若鄭譜所第則與今詩所傳無別正義云鄭譜

王在爾後者退就雅頌弁言王世故耳則孔氏鄭譜  
本與歐陽所云又異然又與今本鄭譜各不同不悟  
何也主臣  
謹奉教比興賦詩中義耳昔張逸問鄭小同何詩近  
于此典賦答曰比興賦吳札觀樂時已不歌也此誤  
解太師六詩之說以風雅頌比興賦通是詩故曰吳  
札時已不歌言吳札時此三詩已亡耳從來比興賦  
不悟如此主臣

徐克家曰括出真是可笑然六  
義之說或縱或橫亦殊費解  
謹奉教雅者正也雅字古文原作正字亦即正音初

無正雅之說。若既雅又正是雅雅矣。後人不悟雅是正字以爲是雅也。而文或以正則此必正雅也。既有正雅則必有變雅。既有正雅變雅則必又有正風變風。正變之說此所由滋矣。要其始由不識雅字耳。頌者容也。從頁頁首也。故作容頌。卽容字。故先儒引漢書徐生善容。吳王濞傳他國郡吏來捕亡者。頌共禁不與爲驗。假曰形容以頌之。頌其德容仍是頌頌也。且如孔疏引太師註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之謂容。則是以容爲有容之容。固屬別

旨。至若以形爲容。亦宜云容先王之功德。容先王之情狀。而大序云美盛德之形容。正義云述祭祀之情狀。猶似不畢。悟頌字者。主臣謹奉教風雅。無正變。立于文武之朝。不得不誦文武時耳。生乎幽平之世。不能不刺幽平勢耳。設以時升降便題。正變是並不判。詩體徒以文之頌美風刺作別識也。則必典謨爲正書。誓誥爲變書矣。或曰樂聲有正變。如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又曰聲相應。故生變。此是正變。但變不與正對。變是清濁輕重不同耳。與姦聲犯正有辨。此如子夜有變歌。歡聞有

變曲特是變換無與升降故但可曰詩有貞淫樂有邪正此爲得之主臣謹奉教鹿鳴燕嘉賓羣臣謂四方之賓本國之臣也但燕有四等一是諸侯無事一是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一是卿大夫聘而來還一是四方來聘之客凡燕禮不出四者主臣

謹奉教王命南仲不悟是何南仲故此詩亦不辨爲何王時詩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中中卽仲也在厲王時但匈奴傳又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宣王命將征伐玁狁故詩人美大其功則又當在宣王時矣詎

仲本厲王時人而宣王命將時尚在邪然大雅常武詩此宣王時詩也中有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則此時南仲已爲太師皇父之始祖矣其必非厲宣時又甚著者考竹書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又後漢龐參傳有云是以赫赫南仲列在周詩據二書所云或在殷或在周要只當在王季專鈇鉞暨文王爲西伯時始得不然鹿鳴二十二篇畢周初詩也而獨以此詩爲厲宣時詎有是矣若漢書一爲厲王一爲宣王而史記匈奴傳又云在襄王時又云在懿王時卽一漢史其自爲矛盾若此古文之難信

又比然者主臣

謹奉教春秋記魯夫人失于魯皆爲魯事今刺之者獨在齊故知婁豬之歌必聞自宋也珉詩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故知說亦是稱說之說主臣

謹奉教凡有所聞則法之有所諫則納之不聞而比若有所法不諫而比若有所納虛之至也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主臣

謹奉教皇矣篇居岐之陽文王遷程矣魯頌居岐之陽王遷岐矣但皆爲岐陽耳地理志太王邑在扶

風美陽縣文王邑在扶風安陵縣皆岐南主臣

謹奉教東齊補 戈人比訛之以詩本無辭不必補也但先時早行 亡者曾不始末觀夏侯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亡陔白華華黍山庚崇丘山儀六篇有其旨而亡其辭湛續其亡以是湛已先補之矣今所傳特東詩耳主臣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郭鍾機石城  
孫眉光嘯夫較

詩札二

此係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  
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然行世既久不便

更易亦曰  
且存舊耳

謹奉教笙詩既無辭則其立名時何所取旨走初亦  
信之既而臆樂部曾無徒立名者不取列詞義特以  
調行豈有此理即漢橫吹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  
聲用為武樂皆有辭者且通有名若所傳黃華子赤

之陽望行人等主臣

謹奉教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此甸字當訓禹貢奠高山之奠奠甸音同亦通治旨假作丘甸之甸則高山詎宜何矣凡治田出穀稅曰甸耳响响原隰曾孫田之此原隰是地名卽隰原與春秋傳沃野隰阜不同故可田假作地官大司徒職五曰原隰之原隰則與山林丘陵墳衍川澤相等又烏可田主臣

謹奉教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謂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卽後貸官法然但貸不收由古原有補助事未嘗取償如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亦是矣至

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則易法致弊耳或曰信爾則何以儆游惰是不知游惰自有罰此要是不幸使然非游惰者主臣

謹奉教陳錫哉周傳與箋各主一訓傳以哉爲載爲載行周道此主國語芮良夫引此詩爲布利載周故云然箋以哉爲始爲造周之始此主左傳羊舌職引此詩謂能施造周故云然但二說各有據各不相難按中庸哉者培之舊註引上天之載伊訓朕哉自毫孟子作朕載自毫此卽以哉爲載之旨尚書哉生鳧爲始生鳧爾雅曰哉始也舜典往哉汝諧古文作往

才汝諧才纔也此卽以哉爲始之旨主臣  
謹奉教追琢其章荀子富國篇劉向說苑通作彫琢  
毛傳亦云追彫也周禮有追師亦作彫又行葦詩  
乃作彫乃有客詩敦琢亦作彫琢敦追彫三字以雙  
聲轉之皆同此是音轉使然別無他旨主臣  
謹奉教摯仲氏任是摯國之次女而氏任者鄒忠胤  
云漢儒謂但嫁長女餘通爲媵殷以前皆然則摯任  
非邪走臆此如立嗣然正嫁以嫡無嫡以長嫁以仲  
必嫡故矣爾雅云同出有先生者曰姒同出謂同嫁  
者先生姊也則姒固有從媵者姊既有從媵則但嫁

長女自爲非旨但必長庶耳若姑則不然姑雖庶無  
爲姪媵者故媵曰娣姒又曰姪娣主臣

謹奉教其德靡悔言其德從後計之必無可悔恨者  
必如是而德始純也周之君惟文爲無可悔故孔子  
稱爲無憂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故德亦可悔易曰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皆是追悔之悔

主臣

謹奉教靈臺在漢京兆鄠縣三輔故事云在豐水東  
以豐水屬鄠故也若三輔黃圖云靈臺在長安西北  
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

十里據鄭駁異義卽于臺下爲囿沼又一統志云囿中有沼似不同但以詩文觀之首叙靈臺次卽承之云在囿在沼則要不得遠耳且靈臺亦故不在長安西北凡黃圖所記莫有是者主臣

謹奉教靈臺詎必與辟雍近後人以詩中連及之故云然走臆靈臺辟雍皆在郊特靈臺在東郊耳據文王作豐在鄠縣東豐水之西而三輔故事云靈臺在豐水東則豐水在豐東而靈臺又在豐水東故知靈臺在東郊也公羊所云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此可著也若夫辟雍在西郊據辟雍是周之太學然

作之自文始故曰辟雍謂始爲法則于雍耳而振鷺云于彼西雝則知在西而王制曰太學在郊則知在西郊也後漢左靈臺右辟雍本此主臣

謹奉教公劉遷豳由戎狄來遷耳史記不窳失官胤戎狄間公劉乃修后稷之業而遷豳故孟子謂使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則于是方能啟行蓋亦畜積之久而後遷其發憤思大若唯恐遺佚前人光者所謂思戢用光矣曹氏曰不窳之居豳未能國也至公劉始立國焉此則以不窳爲亦居豳耳信然則公劉又何用遷耶此謬矣特舊以公劉爲自郃遷豳則又不然



邠與豳相距止百餘里。詎須積倉裹糧。乃爾且其遷。豳必近邠者。正以公劉思舊土。故特相度與邠不遠者。而後居之。要自不窋所窋。戎狄間來。遷耳。設謂夏政衰逼。逐公劉。故遷豳。更不然。公劉久思啟大發憤。震動非所用。逼逐也。必謂逼逐始遷。是太王遷岐耳。謂自邠遷豳。是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耳。逼非旨矣。或曰。不窋窋處無考。按郡縣志。慶州治東南三里。有不窋故城。或是耳。主臣

謹奉教。公劉遷豳。諸侯從之者十有八國。其說縱不可畢信。但從詩觀之。于其相土。則曰既庶既繁。于其

度邑。則曰于時廬旅于其。授田則曰度其。夕陽。則曰允荒于其。定居則曰止旅之密。芮鞠之。卽此通。國旅居者。則或當時實有如是之從者。未可知也。其後太王遷岐。而豳民復從之。如市然。則商民之戴周舊耳。主臣

謹奉教。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百泉卽朝那。以豳地泉多。故名也。獨溥原無據。走臆溥原。衆原耳。豳地多原。如五龍原。永壽原等。故詩中于胥斯原。度其隰原。于六章。凡三稱原。則以衆原名溥原。亦猶之以多水名百泉也。主臣

謹奉教維清詩序曰奏象舞也象是樂名如董子云  
武王作象樂是矣特不名象舞按禮記仲尼燕居曰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象是管曲非舞曲耳又按文  
王世子曰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則明象是管曲  
武是舞曲耳但仲尼燕居又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其以管象與夏籥對亦明是吹象以管吹夏以籥特  
象又加武不可解詎象者本象武功故云耶按祭統  
又云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又以武宿夜  
與升歌並則疑武宿夜者或卽象故維清詩舊有以  
爲象曲者亦有以爲武宿夜者總是以維清繼清廟

管象繼清歌是故云也然此則又以武宿夜爲象曲  
矣走臆以爲象仍是象武仍是武其得稱象舞者考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論樂亦有見武象籥南籥語  
臆象以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  
必舞故又云象舞則舞雖舞武而亦得稱象舞也以  
管時不必不舞也至其稱象武則又以舞武時卽管  
象故亦得稱象武也以象又武也此甚著也獨以維  
清詩爲奏象舞則不然按祭統旣以武宿夜爲象曲  
矣又左傳見舞象籥服虔註云籥舞曲名以天下樂  
削去無道故名籥則象已別有曲名矣且墨子謂武

王自作樂名象武則象與武必皆武詩也今維清誦  
文王詎自作樂耶且文亦無武可象也或曰箛與武  
宿夜皆非象曲武宿夜卽大武耳若其云象箛則吹  
象以箛故名此與吹南以籥名南籥正等特維清詩  
則斷非象曲耳主臣

駱叔夜曰象舞象武亦只是下管象舞大武非屬  
文也若象箛猶韶箛耳其以武宿夜爲象則因武  
宿夜上與清廟對清廟下與維清對以維清爲象  
則亦以武宿夜爲象耳不知舞莫重于武宿夜豈  
是象曲

謹奉教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訓是順字左傳哀二  
十二年子貢引詩作四方其順之是矣若曰順與馴

同順之爲訓以訓馴形近而誤則不然訓本有順音  
書畢命云子孫訓其成式亦作順其成式無逸云人  
乃訓之作順之主臣

謹奉教於穆不已孟仲子說詩作於穆不似似續妣  
祖鄭箋又作已續妣祖此不可解走臆已以似古通  
字耳廣雅云已似也史記高帝記前者夫人太子皆  
似君漢書夫人太子皆以君可驗主臣

謹奉教無競維人皆以人爲賢人獨集傳以爲莫強  
于人則屬前王與宣哲維人同但朱子論語章句其  
于子言衛靈公章註直引無競維人爲解則又以爲

賢人矣。前人說詩其亦初無定旨。如此主臣  
謹奉教。成王不敢康。舊以成王爲成其王業。如成王  
畏相之成。先儒力辨其不然。此但據國語道成王之  
德。與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語耳。按賈子新書有特  
爲明註者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旣。武王有大  
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蒞民。故稱昊天焉。蚤  
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懿然祿德各遵其道。故曰有  
成。賈誼漢儒先毛鄭其說詩如此。主臣  
謹奉教者。定爾功。左傳云。耆致也。耆定爲致。定是也。

若釋名又云。耆指也。皇矣詩上帝耆之王。符論亦作  
上帝指之。或曰耆固老也。而亦有指義。故文從老。從  
耆。曲禮六十曰。耆指使是也。特以指之上。濁又轉作  
致。故致定卽指定。如書大誥云。率寧人有指疆。王註  
曰。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此可著耳。若鄭箋云。耆  
老也。武王老紂惡不急攻伐。此雖是耆字本旨。然于  
武詩作樂象武意。有未合矣。無繇之烈。可以勝殷文  
王。開之武繼而受之。則與其垂老定之。何如指頌定  
之耳。主臣  
上帝耆之。以耆爲致。此據左傳引武詩耆定爾功註

耳然但以耆訓致不必致定如隨會引酌詩曰耆昧也註但曰致討于昧可驗耳今槩以致爲致定遂以上帝耆之亦訓作致定之則竟以耆字爲兼有耆定二字旨矣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又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其爲誤亡以甚此而更萊取之不悟何也主臣

謹奉教上帝耆之或曰耆嗜也楚茨神嗜飲食釋文作神耆飲食又禮記有耆欲將至孟子耆秦人之炙漢書亦曰穆生不耆酒又曰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皆是耆字若曰苟上帝之所嗜者則當增大其規模

主臣

謹奉教臣工詩嗟嗟保介韓詩外傳以保介爲保其介然之德是底義惟鄭箋以保爲衣以介爲甲言人君之車必有甲士爲之驂乘所謂車右也此正與月令王乃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相合朱子又以保介爲農官之副必謂車右與勸農定無關耳殊不悟車中四顧遂呼車右而詠嘆之亦無不可不然羣臣百官亦何必皆司農司耆而矢口咨茹若是且農官亦幾見名保介者主臣謹奉教臣工小苾詩皆不用義盡處爲韻如臣工詩

來谷來茹與如何新畬合明昭上帝與奄觀銍艾合  
小毖詩莫予莽蜂與肇允彼桃蟲合拚飛惟鳥與予  
又集于蓼合漢鏡歌樂府曲與烏生八九子相和歌  
辭等用韻比視此主臣

謹奉教生民篇末章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登升韻歆不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祀悔  
韻今又不韻實今歆隔合也後銘頌比視此野有蔓  
草章三韻合零露漙漙也清揚婉上也適我願去也  
正月篇又窘陰雨乃棄爾輔將伯助予民勞篇迄可  
小安無俾正反是用大諫皆同後詞賦歌曲比視此

主臣

謹奉教桑柔篇畢輓轡韻如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  
采其劉瘼此下民柔與劉合句與民合也若其卒章  
則又異是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  
雖曰匪予旣作爾歌凡六句似通不韻者故朱子亦  
竟不能合耳按之則戾與詈合可與歌合此又扇對  
隔合與輓轡不同然又與印盛于豆章隔合異矣考  
古字歌字作可故可亦音歌主臣

謹奉教烈文篇首章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以公疆合是首一句用韻者次章無封靡

于爾邦惟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以邦與  
皇合崇與功合又是交股用韻者此在古合中又一  
變格主臣

謹奉教烈文篇末章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前四句以之助韻與

我將篇同格末一句王與忘句中藏韻與東漢太學

中諸謠同格主臣周之琦曰太學中謠如因節獲印  
周仲進天下模楷李元禮等

謹奉教載見篇半前此一句一用韻卽漢栢梁詩格

半後此三句一用韻卽秦人功德碑格主臣

謹奉教潛詩比二句一換合卽六朝詩東飛伯勞歌

### 格主臣

謹奉教何彼穠矣與曷不肅雍隔合唐棣之華與王

姬之車隔合此轆轤合法但華當合敷朱子獨不合

華車二音初惑之既讀朱子語類有云合韻以頭韻

爲則設如有女同車是頭韻則次句顏如舜華當合

敷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頭韻則華讀本音而以

王姬之車車字讀尺奢彼以華車本奢音故耳殊不

悟古文華無讀譁者爾雅云華芩也江東呼華爲芩

音敷釋文云古讀華爲敷故鄭風顏如舜華珮玉瓊

琚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可驗也若車

字則古從無讀尺奢者易云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國策歌云食無魚出無車淳于釁田辭云洿邪滿車洋洋有餘皆從車音故劉熙釋車云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讀尺奢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亦以古曰居今始曰尺奢耳若韋昭曰車字從漢始有居音此是妄語朱子語類未是也但困學紀詩謂朱子集傳並註二音以音數為先考今本集傳並無此主臣

毛詩合韻舊欲通輯之入韻錄一書今不能之矣曾與寫官辨莫往莫來詩多所去反故其語頗晰凡八

九札今略其肯存六札但其所引復則不遺之矣予謂來之與思灰之與支也灰以韻之轉而從支以灰之韻絕皆支音也此不必讀來為犁耳然古有易來為犁文者此不可通矣

之琦曰此節非札文記札者文也與首一節同灰韻絕為支音猶曲韻皆來收韻為衣字之說

謹奉教集傳凡來字俱合犁字或間有不合則以來本入灰韻故遇他有灰韻者則祗從來字本音不合故終風且霾第音霾為埋不合且不合惠然肯來來字此皆以來本灰韻無俟轉合耳走則謂來字本音祗有犁音無所謂合也直讀犁矣縱遇他字入灰



韻如羸字者亦直轉合從犁音其以來爲仄韻者則  
後起之謬耳左傳丁思于思棄甲復來吳鼓吹曲啟  
皇基垂將來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  
死尚能復來直讀犁詎此詩矣臣  
謹奉教匡衡歌無訖詩匡鼎來魏武氣出唱敬神齊  
道自來主臣

謹奉教太公六韜云一下熙熙皆爲利來堯帝巾機  
銘云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其人將來樂府  
黃淡思歌歸歸黃淡思逐郎還去來此四字五字詩  
句俱爾且有六七字至長句如楚詞九歌云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栢梁詩云日月星辰昭四  
驂駕駟馬從梁來龐士元於忽操東王良之手兮後  
車載之前行險旣以覆兮後逐逐其猶來此何也主

臣

謹奉教來字詎翅讀犁卽有竟從犁文者商國萊侯  
卽犁侯矣伏羲扶來歌作扶犁歌此詎用韻也北山  
有萊謂釐蔓花也故北山有萊亦與邦家之基合若  
書帝告釐沃本帝嚳來沃詎合耳且劉向封事引詩  
貽我來牟作貽我釐牟此雖是詩字然非因底合又  
昭然者主臣

謹奉教春秋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傳作祁黎卽後  
滎陽縣之釐城也吳人伐州來春秋州來卽鍾離焉  
楚州犁采後更名鍾離耳然則來卽犁又卽釐又  
卽黎又卽離矣主臣  
謹奉教大射狸首註云狸之言不來也射諸侯不來  
朝者故徐廣封禪書註云狸一名不來而方言又云  
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練關西謂之狸則來故爲狸  
卽不來亦且爲狸矣又公羊傳云觀魚于棠登來之  
也登來猶俗言得利也春秋楚滅賴穀梁作威厲漢  
書無俚作無賴凡以利爲來以俚爲賴則卽音之

轉猶尚有然者豈况本音故知來定無他音耳  
厲合始爲賴則就字訛字誰則合音以待之王臣

徐徽之曰往讀稽大不理于口趙岐解作不相若  
非通音必曰何不解作順字矣始知音學之有裨

于經  
乃爾

謹奉教晉摯虞謂詩有九字如洞酌彼行舟把彼注  
茲等顏延之非之謂詩體本無九字有則螢度闌  
不合金石矣此是耳今更謂有十一字詩如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以穉  
獵不韻而廛貍韻以是爲十字十一字則七言詩比  
間句取韻也亦應稱十四字詩矣詩凡有可斷雖其

中無韻亦別是一句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雖菜女無韻不得稱為七字也有謂小  
招云涉江採菱發陽阿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是齊  
梁七言之始則又寧云始于詩耳主臣  
謹奉教詩固以助上取韻然亦有否者如周頌我將  
之類是也我將詩以三之字合此卽韋玄成詩赫赫  
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始人但不覺  
耳若他有偶取合一助如是寃是圖直其然乎等則  
從來詩句中多有然者主臣  
謹奉教或曰避閔旣多受侮不少是轉對之始楊柳

依依雨雪霏霏是開對之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  
承合之始抑抑威儀維德之嘒是嫌合之始主臣  
謹奉教庶見素冠兮章三句合是大風歌之始豈彼  
小星章四句兩合第五句又合是前溪歌之始于以  
采蘋章四句軒輊合是烏桺曲之始麟趾騶虞沓句  
不合是董逃上留田之始主臣  
謹奉教毛鄭以敬之詩前章六句是羣臣進言後章  
六句是成王答言一詩兩截下此是倡體但一人可  
作數詩無可數人作一詩者故朱子以上章爲成王  
述羣臣之言下章爲自作答言此卽杜工部短歌行

贈王司直詩以前五句代王司直言後五句自作答言所始主臣

謹奉教那詩毛傳作一章朱子判作五章然仍曰一章二十二句按魯語閔馬父引自古在昔四句為輯之亂說詩者謂不宜合作一章但從來詩章判節與樂章判節不同詩本一章而作樂者必分解之故詩可合一而樂則斷無不解之例如樂府東門行本一章而晉樂一章所奏判作四解魏文艷歌何嘗行本七章而晉樂所奏判前一章為艷後一章為趨此明著也那詩雖一章然閔馬父以樂章例之則有輯有

亂故朱子既為判之復為合之或是肯耳但樂章分解自為節次不以韻義為起絕假如清廟詩比一句一唱三嘆而成四韻則一句自為一章而武詩於皇武王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則亦以一句為一章者故清廟維清般武諸詩俱通體無韻然則分解節次原不必拘限韻旨如朱子所分者且其曰輯成也以樂之既成則輯之以為亂此猶釋如以成之成然亦可解作趨如樂府前為豔後為趨趨促也言樂當急促也輯趨促字音之轉耳蓋樂有緩急當其既急則雖關雎之大篇而可以為輯當其尚緩

則必以我行其野之短章而始以爲亂此易曉矣故  
那詩顧予蒸嘗二語向嘗答旨以爲當是羨辭緣閔  
馬父引詩無此二語臆是次詩烈祖篇末兩句錯簡  
在此此如魏文臨高臺篇以中有黃鵠語遂取黃鵠  
行古辭雜之一例今按之此兩句兩詩並列或如信  
南山甫田末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樂府延年萬歲期  
陛下壽萬年等當是樂例未可知也信然則此又在  
亂之外別是一體猶楚辭湘君湘夫人兩歌其末章  
皆有捐予珮兮江中四語可驗也但古樂旣亡不能  
確行其說耳主臣

姜武孫曰西河于聲律夙有神會哨啣竅續告能  
按押在欲著韻錄樂錄二書而蹉跎顛沛卒無暇  
隙如此等皆足徵其  
通明聲律之一節

謹奉教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用兵時也而遽  
遽拓地何也亦曰用兵正爲拓地計耳守文者不用  
兵則國日蹙故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  
方行天下與此詩正同召曼曰昔也日闢國百里今  
也日蹙國百里故周以啓江漢而興以失汧渭而衰  
漢以開緣邊而疆以捐珠崖而弱主臣

西河合集

詩傳詩說駁義

卷一

總論

關雎葛覃

麟上

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

鄒虞

野麋行露

魯

狼跋

泮水泮宮

卷二

邶

鄘墻有茨

周南

桃夭

卷耳

兔置

采蘋標有梅

甘棠

鷓鴣

楚宮

閟宮

柏舟

考槃

木瓜  
衛淇澳

燕燕  
親臺

采唐  
河廣

王黍離  
何彼穠矣

有兔

芄蘭  
萊衣

擊鼓  
二子乘舟

泉木  
蝦蟇

唐棣  
之水

卷三

齊營

南山

猗嗟

雞鳴

十畝之間

唐山有樞

野有蔓草

鄘

丰

載

甫田

碩鼠

曹尸鳩

大

羔

秦

終南

渭陽

卷四

鄭緇衣

麥秀

陳墓門

車隣

駟鐵

黃鳥

扶胥

羔求

秦

終南

渭陽

小正總論三條

四牡

湛露

車牽

鼓鐘

小弁

邠風

小正續總論二條

巧言

白華

懿戒

雨無其極

卷五

十月之交

蓼莪

節

節

節

節

何人斯

何人斯

何人斯

何人斯

何人斯

何人斯

大正總論二條

文王

棧樸

皇矣

思齊

行葦

靈臺

大武

大正續江漢常武

大正傳蕩

瞻卬名旻

周頌頌總論

清廟

維清

我將

離

武賚時邁般勺桓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

昊天有成命

有客

誥競

商頌長發玄鳥

殷武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存茲

詩傳詩說駁義

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

中廬陵中丞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為得之黃文

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第

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

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司馬刻于貴竹專用楷體無

篆文而李本寧宗伯則復合刻篆文楷體于自下且

詩傳詩說駁義



加子夏小序于其端。其刻之名曰二賢言詩。而于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卽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語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爲此書。其識趣乖陋。卽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于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又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弟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卽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

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卽謂魯說卽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况隋志又云魯詩亡于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于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卽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註云此魯詩也。今

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  
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  
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鄭為莊姜戴媽大  
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  
故居然可知且舊詩次第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其  
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  
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  
卽小有差殊不過幽王之先後與商魯之存亡已耳  
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幽與魯頌而以幽與魯  
頌合之為魯且又以幽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入小

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為正續為傳卽風與雅與頌中  
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  
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為輔行為補苴彼倡  
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  
亦不聞授某某為魯學兩相解后此若蚩駘亦可怪  
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  
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  
巢采蘋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  
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  
之皆臆說也今兩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

人之伺其隱也。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于邶之口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于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卽以口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口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晁說之時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旣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燕齊魯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邶。

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者耳。今兩書以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時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

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狗之間有更易  
篇名以見巧異卽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  
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各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  
語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各圻招又鄭  
詩東門之墀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與論語所引  
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之墀爲唐  
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卽小宛也  
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  
卽營丘故齊詩曰下之營兮乃卽以還爲營衛詩定  
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

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  
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  
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  
說補之說之旣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旣詳  
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旣無文則說  
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  
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  
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  
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  
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

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概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唯恐小序之為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問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為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昭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罔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攜據二家言雜為短長

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于辨論之餘且續為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周南

五條

關雎葛覃

詩傳云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詩說亦云太妣思得淑女以克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按供祭祀襲毛鄭說彼以苻菜為祭時之菹故云然耳不知供祭祀是后妃事禮記所謂請君之玉女共有敝邑以供祭祀是也安得后妃又思一供祭祀者蓋小序所云思得淑女者是思得后妃不

是后妃又思得淑女。此係毛鄭誤解小序而此則襲毛鄭之說而又誤之者也。且後漢皇后紀序有云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舊以為出口魯詩。豈有申培魯詩宗而不守已說反襲毛鄭以為解者。若其引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則大學出自禮記本漢後儒者所為而四書之彙魯論孟子與大學中庸合為一書則又宋後儒者所為豈有子貢生于春秋預讀禮記且預識禮記魯論之必合為一所而連類相引一如今人習四書者此作偽之庸

妄蔑略而不自知者也。至葛覃詩傳又引子云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此數語則直襲朱子集傳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四句而略為更易以成說則豈有子貢襲朱傳者。豈有朱傳引子語而不明指為子語者。豈有子語而他書不一見者。考左傳有貴而能貧又有富而能臣語然皆非此類。

桃夭

詩傳云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按數

語出自大學大學一書又出自禮記禮記本呂泰以前戰國以後儒者所爲而漢儒集成之故其諸篇各有作者姓氏如呂不韋作月令荀卿作三年問公孫尼子作緇衣子思作中庸類而大學則不知誰作或以爲子思窮居在衛作大學中庸則似大學亦子思之書然其說後起終未可信若今人所云孔子之言曾子述之曾子之意門人記之則可怪孰甚天下無相隔二千年一無所據可酌然鑿指爲孰是言孰是意孰是述孰是記者卽大學果聖人之書亦後儒所作子貢馮能引之卽或夫子平日果有是語然子貢

止

所引只是大學何也以宜家教國而復推本之修身則非大學無是語也然則以學究荒陋日讀大學四書而妄云說詩妄云子貢之說詩究矣

卷耳

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云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則卷耳本周南之三葛覃卷耳本相次在周初制禮時序已如此此故列麟趾之後西洋曆法改畢菁參為畢參菁何足示異耶又晁說之曰魯詩以此為康王時詩詩說作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反實指文王不同求賢襲小序

兔置

詩說云兔置文王聞太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按墨子云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此或以兔置字偶同故云然作者並不

知有墨子豈偶合者與

召南 六條

鵲巢采蘋

晁說之曰魯詩以二詩為康王時詩

采蘋

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曰合樂召南鵲巢采蘋采蘋則采蘋為召南之三此叙在第五不同又晁說之以此為康王時詩

鄒虞

詩傳云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詩說云鄒



虞美虞人之詩按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  
官備也以虞官之備爲樂亦猶美虞人克舉職意在  
歐陽子已先有此說然騶字義又不同賈誼曰騶者  
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則獨以虞爲虞人而騶固  
囿各耳若歐陽子說則又以馬御爲騶虞官爲虞如  
七騶六騶山虞澤虞之謂則騶與虞皆官名也此獨  
曰虞人則但以虞爲虞官而騶字無解此襲歐陽子  
之說而又小變其義者也若騶之爲鄒則騶鄒通字  
三騶子卽三鄒子然于此與魯詩有偶合處按文選  
註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則魯詩亦

固以騶爲鄒字且亦以騶虞爲司獸官又周禮疏引  
韓魯詩亦謂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則鄒本田名騶虞  
官各此不識魯詩而偶合者也然晁說之又謂魯詩  
以此爲康王時詩

標有梅

詩說標有梅女父擇婿之詩按戴岷隱說詩有云此  
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故云然作僞者未必知此

野麋行露

詩說野麋昏媾惡無禮之詩按毛詩作野有死麋左  
傳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麋之末章則

古無稱野。麋者若行露。詩傳云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則竟以野麋為野人求昏之物。此又本韓詩外傳云。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必不肯許。諸語故合兩詩為一事。以示巧異。然亦何必爾。

### 其棠

詩傳云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其棠。詩說亦然。按召公以子就封。無親出封。燕事故。左傳晉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猶周人之思召公。其云周人則正。以召公不親至燕故也。若鄭志答張逸云。其棠稱召伯。固不在武王時。夫武王時則固在封燕後。然至燕

則不然耳。或曰九域志。召公其棠在陝州府署。括地志又云。洛州壽安縣有召伯廟。為召伯聽訟。其棠之所。則皆後人附會無足據者。

### 魯

朱傳曰。或曰魯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策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俱無風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稱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今按孟子及他書引詩。皆稱魯頌。則在當時已如此。更名為風。兒童

之詐也。此無爾風以七月一詩為小雅而以鴟鴞下  
六詩及鄘定之方中一詩更名楚宮合魯頌四詩共  
十一篇為魯風傳說同

### 鴟鴞

詩傳云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修王政以  
備之賦鴟鴞詩說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  
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  
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  
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按周公居東  
居國之東耳故尚書金縢篇王發金縢後執書以

乃曰肆予小子其親迎以公時居國之東故可親迎  
若是居魯豈有以西岐至東魯迎公之理若殷人畔  
則當在賦鴟鴞後所謂未雨綢繆者慮其畔耳故書  
序註云公還攝懼誅故畔此是實錄若既畔則斧破  
戕缺尙何未雨預防之有

### 狼跋

詩說云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  
按詩句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嘗見舊本孔鮒小爾雅  
引此二句作德容不瑕見成王美大聲稱遠也以德  
音為德容本傳寫誤耳此曰睹其德容豈亦偶見小

爾雅誤本故以音字改容字耶

破斧

詩說云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考詩文每稱四國皆四方之國如曹風正是四國耳此曰四國美之則實指四國矣按鄭箋曰四國管蔡商奄也然觀此傳於邶之柏舟亦有曰四國害周公則又以管蔡霍殷為四國與鄭稍異

楚宮

詩傳云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詩說同按詩中無楚宮名疑即鄘詩定之方中一篇以詩

中有作于楚宮語遂易名置此觀鄘詩無定之方中一篇可知也但攷魯無城楚丘事唯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然此是衛事非魯事也且備戎與備狄不同按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此楚丘亦指衛地然隱七年是備戎僖二年是備狄以狄是時方滅衛而文公復之故城楚丘為備狄也作偽者不知戎狄二字亦有關係遂洵筆亂下而不知其不可耳若衛文作室則與城楚丘無與觀詩中並無一語及築城事居然可知且定之方中為營室初正中時為十月中氣春秋城楚丘文乃在僖二年春衛文

固先於城楚丘一月預營度宮室故詩辭與春秋城  
楚丘時不合若謂此詩卽城楚丘則毋論此詩是衛  
文非魯僖卽是魯僖亦營室正中時與春王正月了  
不相涉也考朱傳魯頌駟篇註有云衛文公秉心塞  
淵而騷北三千亦此意也此必因朱子此語遂附會  
作魯詩耳又毛傳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曰鄭  
志答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  
時在毛公前則仲梁子本魯人其曰初立楚宮不繫  
某國號者意必以本國事故直言之如春秋書初獻  
初稅例則舊亦有以此爲魯國事者但作僞者定不

曉北史克作頌龔小序駟篇語

泮水泮宮

詩傳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口口賦泮水詩說泮宮  
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詩本名泮  
水以中有旣作泮宮語別名泮宮示異也其云獻捷  
亦以詩中有在泮獻馘旣克淮夷語但此皆頌禱詞  
不必實事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以訊馘告  
故及獻馘耳僖公原無伐淮夷事伐且無有焉得獻  
馘按春秋僖十三年公會諸侯于鹹爲淮夷病杞也  
十六年鄆亦爲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鄆然皆齊桓事

僖公不過遵齊一隨行耳且亦未嘗伐淮夷也唯通鑑外紀有云周襄王八年冬僖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未幾遂伐淮夷按周襄八年即僖之十六年謀東畧即十六年會淮事以左傳云謀東畧故也彼必從此語增飾之者然非實錄也且其所云太廟亦無據詩所頌者泮宮耳天子辟離諸侯泮宮泮宮是學太廟是宗廟唯蔡邕月令論有明堂即太廟太學之說然晉袁準辨之謂宗廟之中鬼神所居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非其理也此正辨太學太廟不得相混若僖公獻捷謂在太廟則正中其說事有爲前古所旣辨者乃復取擾焉何也

### 闕宮

詩傳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曰賦闕宮詩說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季惠桓莊四窺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據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故此鑿然曰僖八年始用郊禘不知此時雖禘然非始禘也前此闕二年即有曰禘于莊公矣此時雖禘亦不及郊後此僖三十一年然後曰四十郊矣禘即冒取郊乃預

支。况。詩。中。亦。明。云。秋。而。載。嘗。並。不。及。禘。也。若。僖。公。作。后。稷。文。王。廟。則。更。無。據。徒。以。詩。中。頌。后。稷。文。王。故。云。然。不。知。后。稷。文。王。亦。特。修。廟。時。頌。及。之。非。爲。作。新。廟。頌。也。若。頌。作。新。廟。則。詩。中。又。有。太。王。武。王。宜。增。二。廟。矣。春。秋。興。作。雖。小。必。書。况。作。廟。大。事。不。書。必。無。此。事。耳。且。詩。傳。云。始。用。郊。禘。詩。說。云。作。后。稷。文。王。廟。彼。此。發。明。意。謂。郊。必。須。后。稷。禘。必。須。文。王。不。知。郊。雖。配。稷。不。必。立。廟。若。謂。魯。之。禘。必。禘。周。公。所。自。出。故。須。立。文。王。廟。則。天。子。之。禘。亦。禘。后。稷。所。自。出。矣。未。聞。於。九。廟。之。上。復。立。帝。嚳。廟。也。卽。必。爲。立。廟。則。前。此。亦。有。禘。矣。何。以。至。僖。始。立。耶。又。按。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此。云。闕。宮。意。必。卽。羣。公。廟。也。又。云。立。闕。宮。於。羣。公。廟。上。豈。可。通。乎。朱。傳。曰。闕。宮。一。篇。爲。僖。公。之。詩。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也。此。曰。非。孔。子。所。錄。正。暗。竊。朱。子。說。而。回。護。之。耳。則。豈。有。孔。子。亡。後。增。入。此。詩。者。凡。此。皆。妄。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姓  
字初晴

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存茲

詩傳詩說駁義

二

耶  
二條

舊以衛詩為耶，耶衛固不可解。此則以耶為管叔時詩，以鄘為霍叔時詩，以衛為武公以後詩。凡詩中明明可據是衛詩者，則皆入于衛。餘皆雜入耶、鄘。按漢書地理志云：鄘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其說固謬。三監者，管、蔡、霍。



也。若去霍叔入武庚。是二監矣。若武庚亦一監。則武  
庚監武庚矣。此由漢儒誤以書康誥諸篇為成王誅  
武庚後始封康叔。而以衛為蔡叔舊封。故云然。然未  
嘗言邶是管。鄘是霍也。考書蔡仲之命。蔡叔封蔡。故  
稱蔡。則管霍亦必以封管霍地。故稱管霍。此瞭然者。  
特不知所在耳。若詩傳于邶柏舟詩。又云管叔封于  
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是管蔡霍三監之外。又增  
一康叔。則又是四監。漢書少一監。此多一監。俱不可  
解。若鄭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  
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亦未言邶鄘為管霍封地。邶鄘詩為管霍時詩。至于  
左傳載季子觀樂。則于歌邶鄘衛時。統曰吾聞衛康  
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明明以邶鄘衛同。  
是衛風。此則邶鄘皆為衛。不為管霍之明證也。或曰  
管即鄭州。管城。蔡即蔡州。上蔡。霍即晉州。霍邑。則又  
後人附會之言。不足據者。

柏舟

詩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  
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  
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詩說柏舟

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按書  
梓材篇有云王啓監厥亂爲民此是誥康叔者則疑  
康叔亦監殷似亦有說特于三監之數不合耳至子  
曰以下所引子言無據按孔叢子記義篇有曰于柏  
舟見匹婦執志之不易也詳其語似言鄘柏舟非此  
柏舟也卽此柏舟亦必因列女傳云柏舟衛宣夫人  
守志之詩是婦人詩此誤以婦字作夫字則必偶見  
孔叢子鏤本或誤此字遂造康叔事而引此言以實  
之以爲孔叢子現在可暗取證而不知以婦人爲男  
子以雌爲雄所謂撲物迷離不辨雌雄也則何可已

鄘 四條

牆有茨

詩傳云三未葍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詩說亦然  
按漢書註云中葍魯詩以爲中夜也此以中葍爲中  
構與魯詩不同

考槃

詩傳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  
而無悶矣此竊孔叢子云於考槃見士之遯世而不  
悶也語觀此則益信柏舟匹夫不可奪志亦正引孔  
叢子語而連篇以及之者作僞之稚拙而底裏盡見

有如此後木瓜篇同

木瓜

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子曰以下見孔叢子於木瓜見也苴之禮行也語餘見前

芄蘭

詩說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此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胡胤嘉云據竹書謂成王十年武庚畔是時霍叔已五十有四非童子矣

衛十條

淇澳

詩傳云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按詩文

淇與惟大學作淇澳此故改澳字且加明德字則竟

以大學釋詩矣禮記出漢後豈能變易詩文如此况

禮記原本原以淇與詩証誠意在故君子必誠其意

後未嘗証明明德也証明德之說創自朱子以此節為

明德之止于至善此是臆解耳而作偽者公然入此

二字淺學不審量以為本之大學而不知此大學係

朱子之大學非禮記大學也觀此則其書為宋後明

季學究授市門幼穉于鄉塾而狂發為此夫何疑焉

蔡衣

詩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蔡衣  
考綠字原有作蔡字者如小雅采綠楚辭註引之作  
采蔡洪興與綠竹大學引之作蔡竹是也但蔡竹二草  
名綠蔡亦二草名故可通見未有綠是色而亦作蔡  
者豈蔡衣草衣與作偽無學不知綠蔡通見之故以  
為蔡綠可通遂雜下而不知怪悲夫

燕燕

詩說燕燕莊姜與姊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  
而別莊姜作詩詩云遠送于野未有同被逐而稱遠

送者若魯詩則宜以此為衛夫人定姜之詩

擊鼓

詩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魯  
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詩說同按州吁好兵  
見左傳以此詩為刺州吁見小序與朱子集註獨予  
以為未必是刺州吁者據左傳隱四年州吁以諸侯  
之兵伐鄭圍鄭東門只五日耳秋又伐鄭取禾而還  
九月州吁即見殺亦不及一月耳夫州吁好兵止于  
伐鄭即伐鄭又止于隱四年之一年即一年之間又  
止于此數日安得有不我以歸爰居爰處生死契濶

至不可活不可申如是之久况隱四年州吁已見殺  
至僖二年戴公始廬漕因漕無城文公又復城楚丘  
安得州吁有城漕之事予嘗謂朱註不遵小序其遵  
小序處則愈見悖謬此亦其一若左傳州吁伐鄭有  
陳人蔡人卽詩文亦有平陳與宋語此獨去陳人不  
知何據又從孫子仲稱公孫文仲亦無據

親臺

詩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詩說親臺  
衛宣公爲伋取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  
而賦其事也按古新字與親字不通自程伊川改大

學以親民爲新民此遂竊其說改作親字考新臺以  
莘地得名卽左傳公使伋之齊使盜待于莘之莘則  
以莘爲新矣此又以新爲親又以親爲親展轉貽誤  
豈子貢亦曾讀程子改本大學過耶

二子乘舟

詩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  
乘舟詩說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  
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按左傳初宣公蒸  
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

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  
矣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史記亦云宣公  
正夫人與朔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伋妻也  
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於齊與之自  
旄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是公獨惡伋使伋死壽以代  
伋故並死耳未嘗並使壽死也今日欲立朔而並殺  
二子于事不合且其所謂沉于河者並無所據唯劉  
向新序云宣公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  
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

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  
詩其後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  
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  
不能止也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  
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死痛其代已死涕  
泣悲哀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據新序說則實有沉  
河事且實有二子乘舟事然欲立壽而殺伋則非欲  
並殺伋壽欲沉河不能而又使之齊而殺之于路則  
非使如齊而沉于河其援據不實多致乖舛固不待  
言予獨謂劉向所記亦傳會詩文不可盡信者齊衛

隔一河二子未渡河而死于莘矣莘在衛東近河水  
經注云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是衛  
適齊道也宣公築臺河上要取齊女亦卽此地其名  
新臺以新莘聲同故也史記曰死界上正謂衛與齊  
之界也二子死莘死界上未嘗渡河則與二子乘舟  
之語不合故造爲使伋乘舟之事以實之然而乘舟  
何事使乘何爲旣不奉使又非遊邀造飾之言彌見  
兀臬卽曰傅母恐伋死閔而作詩亦但閔伋耳焉知  
壽往而頓稱二子尤屬無理故吾謂劉向是記亦增  
飾詩文未可遽信若作僞之謬則固有不足辨者又

伋與壽異母弟詩傳稱母弟非是

采唐

詩傳公室無禮國人刺之賦采唐詩說亦然按此詩  
本名桑中以章首有爰采唐矣句因改之示異但左  
傳申公巫臣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申叔跪過之日  
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註曰桑中  
衛詩名則當時稱桑中名已久恐無稱采唐者

泉水

詩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詩說同按宋桓姬  
無可考唯小序河廣篇有桓姬歸衛事然此時未知

在衛與否此但以許穆夫人賦載馳則宋桓夫人不  
得不賦泉水耳餘見後河廣詩

河廣

詩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詩說河廣宋桓  
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  
不可往故作此詩按宋桓姬歸衛事他無可考惟小  
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考衛未  
遷時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則相隔一  
河故在衛思宋則賦河廣至宋襄立時衛已渡河都  
河南矣當衛戴公初渡河時宋桓爲逆河霄濟爾時

宋桓尙在也至渡河之後衛文公十年而桓始亡桓  
始亡而襄始立則宋襄卽位距衛渡河時已十年有  
餘卽使桓姬果歸衛果思子爾時已不隔河矣尙曰  
誰謂河廣誰謂宋遠于情理不合故予向謂此詩未  
必是宋桓夫人思子之詩非無謂也第嚴華谷作詩  
緝謂此詩當在衛未渡河襄公未立之前此亦回護  
河廣之一說然嘗考劉向說苑宋襄公爲太子時請  
桓公立曰夷公問故對曰臣有舅在衛愛臣若終立  
則不可以往是襄公未立時嘗得借省舅之意依母  
在衛惟恐旣立則難往故預爲辭立則是桓姬思子



斷當在襄公既立之後。故此曰襄公即位，夫人思之，似亦有見。然而襄公既立，則衛已渡河，有何河廣？則此河廣詩，謂桓姬思子終是疑案。予作閩詩說辭已載其說，因此有襄公即位數語，似竊見說苑而為言者。故復記此。閩詩說辭二十卷為

蝮蝮

詩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蝮詩說蝮蝮，衛靈公為南子召宋，國人譏之。按靈公在春秋末昭定公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已歌邶矣。豈夫子刪詩時復增入此一詩耶？考鄭氏詩譜時

世止於周敬王時，此可據者。若靈公所召者宋朝也。詩傳稱子都詩說稱宋朝，豈謂宋朝即子都耶？孟子註云：子都，古男子美稱。即鄭詩已有不見子都句在靈公前。

王五條

黍離

詩傳云：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作黍離。詩說云：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維，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

宗廟宮室秦人皆墾土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恐去  
故作此詩按尹伯封他無考唯韓詩云黍離伯封作  
但韓詩所云伯封另是一事嘗讀曹植令禽惡鳥論  
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  
不得作黍離詩此韓詩之說則此伯封是伯奇之弟  
求兄不得故作此詩非謂過都傷感如箕子所云也  
此旣襲尹伯封名而又以爲過故宮所作是旣據韓  
詩又據小序相雜成說謬矣若劉向新序又云衛宣  
公子壽閔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則同是以  
弟求兄而又異其名古人記事多此類

### 錫之水

詩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之水  
詩說錫之水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  
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按古文無錫字此  
與鄭風唐風皆改錫字爲錫字不知何據若荆伐申  
則似竊鄭箋云申近疆楚數見侵伐二語而竟造事  
以實之然亦但戍申耳以詩有戍甫戍許并造爲伐  
甫侵許則此時祇申侯焉得復有甫許諸舅氏也考  
國語富辰曰齊申許呂皆繇大姜則以四國皆姜姓  
可通稱孔氏正義云戍申而曰甫許猶六國秦趙俱

嬴姓史記漢書多稱秦爲趙是也若許甫稱許呂則  
呂卽甫字書呂刑卽甫刑可見

何彼穠矣

詩說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  
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  
人傷之而作是詩按何彼穠矣本王姬降齊襄事原  
不宜入召南然謂莊王爲齊襄魯莊之隙以此平之  
則不然莊王以桓王妹下嫁齊襄豈爲平魯卽其使  
魯主之亦如公羊傳所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  
姓諸侯主之故然耳豈有王姬下降宗國主嫁僅作

諸侯相平之具此皆臆見之可笑者又按齊魯韓三  
家詩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則  
言嫁用王姬車耳非嫁王姬也申公魯詩其爲說在  
三家外亦不可解

徐仲山曰此詩有二齊侯子一是齊襄一是小白皆  
取王姬者有謂是襄非小白以小白本僖之庶子襄  
之諸弟不得稱齊侯之子云耳然有謂非齊襄者春  
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  
姬歸于齊此齊襄事也歷夏秋冬三時而皆不得有  
唐棣華可謂齊襄乎予曰不然唐棣與也霜降而逆

女冰泮而殺止周制也桃之夭夭豈逆女時耶興也

唐棣

詩傳曰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詩說唐棣僖王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按詩無此名唯豐坊偽詩本以論語唐棣之華四句冠鄭風東門之墀詩上而此詩傳詩說又皆無鄭東門之墀一詩則亦以鄭東門之墀一詩冠論語唐棣四句為唐棣詩耳唐棣詩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與東門之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語本相似然唐棣室遠東門之墀室邇亦正相反若東門之墀只二章

此曰二章三章正加四句作一章也豐氏郭氏其互相作偽如此

有兔

詩傳莫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詩說同按左傳哀三年晉趙鞅惡范氏與周劉氏世為婚姻莫弘事劉文公趙鞅責周與范氏故周人殺莫弘是其事也弘殺非其罪與兔爰合但哀三年事當在孔子刪詩之後恐時世或不符耳詩舊名兔爰不名有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稿

沈宗熹師尹 較

詩傳詩說駁義

三

齊

八條

營

詩傳齊俗習于田賦營詩說同按詩本作還漢書地理志云臨淄各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虜之間兮顏師古謂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故此亦以還為營但子貢說詩不知所主申培魯詩宗又襲齊詩

何也。或曰營既是地，則下章子之昌、子之茂，又作何解？後見賈逵《齊魯韓毛氏異同》及崔靈恩《集註》有云：昌、茂亦齊地。後好事者直云營丘，故城卽濰之昌樂。茂卽泰山之牟，牟茂通。

丰

詩傳公子小白適營，齊人慕之，賦《丰》詩說亦然。此鄭詩也。入此者必以詩中子之昌、今與前還詩語同。俟我于堂，又與後著詩語同。故耳。如王風《采芣》篇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語鄭風子衿篇亦有是二語，遂以子衿爲王風，其謫祕皆此類。

### 南山

詩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詩說。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按春秋公與夫人如齊，公卽薨于齊，無久留而公不能制之事。若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且久留。連久處，則指文姜初歸魯時，故曰襄送季女。如春秋齊侯送姜氏于謹，是也。第謹非蕩道，送姜氏者是齊僖，不是齊襄。焦氏故誤耳。

載毆

詩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賦《載毆》詩說。載毆，齊

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  
刺之按春秋莊五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師冬公會齊  
人伐衛則伐衛冬時事夫人如齊師在春非伐衛時  
或齊更有師則不可必耳若胡氏傳引此詩証如師  
事曰彭彭多貌儻儻衆貌亦引詩數姜任事如此非  
謂此詩卽如師時作也至于伐衛爲納朔公羊傳曰  
伐衛納朔也乃一事而彼此分見詩傳曰伐衛詩說  
曰納朔作僞之故爲賣弄乃爾

猗嗟

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詩

說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  
賦也按莊公無朝齊事唯狩禚有之然是齊侯非齊  
大夫春秋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曷  
乎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  
穀梁傳亦云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則狩禚爲齊侯非齊大夫矣若其以此  
詩爲狩禚詩者徒以詩中有射則臧兮終日射侯諸  
語耳然曰射侯曰不出正則明是樹侯以射非狩也  
按射禮大射以皮賓射以正燕射以獸此曰正正是  
賓射與兩君相見禮合則以此詩爲狩亦非是

詩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詩  
 說同按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  
 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游賦風雨宣  
 子喜曰賦不出鄭志則明是鄭詩而乃移入齊作偽  
 之不審量如此

鷄鳴

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鷄鳴詩說鷄鳴衛姬勸  
 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按劉向列女傳云桓公好淫  
 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

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張華女史箴  
 亦曰衛女矯桓耳志和音是也但劉向是說有未可  
 信者按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六人長  
 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則二衛姬亦皆在所嬖  
 之數未聞有特稱賢者及鄭姬生孝公公與管仲屬  
 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共姬因寺人  
 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易牙入與寺  
 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按  
 雍巫即易牙共姬即衛姬武子無虧即武孟則長衛  
 姬之不賢有明徵矣浸假少衛姬賢與管仲同治內



外則安得有私寵鄭姬陰與管仲屬太子于宋之事  
所謂衛姬治內管仲治外者安在故曰劉向之言亦  
不無可疑者然作偽如此節則猶屬有據者也

甫田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詩說甫田齊  
景公急于圖伯大夫諷之按小序云大夫刺襄公不  
修德而求諸侯則求諸侯本襲小序特以景公易襄  
公耳若景公圖伯無據按左傳昭十一年晉侯與齊  
侯投壺齊侯祝辭有曰與君代典士文伯謂齊侯欲  
代晉典伯則所云圖伯意或有之然作偽者定見不

及此

魏二條

十畝之間

詩說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  
與友歸于農畝賦也此全是朱傳文豈申公讀朱氏  
傳耶抑朱傳引魯詩陰竊之不告所自耶觀者思之

碩鼠

詩說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按詩文但  
刺貪耳其鑿指大夫者緣小序云刺其重歛而朱子  
辨說云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

碩鼠比其君也。故此舍刺君而曰刺大夫耳。舊以寧戚扣角歌碩鼠。按古詩最多。或別有碩鼠。非此詩。

唐三條

山有樞

詩說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按魯詩石經殘碑作山有藎。申公魯詩何以非藎字耶。

菜聊詩傳菽聊詩說

詩本作椒。惟說文以椒為菜。若作菽。是采菽之菽。大豆也。以叔作未。遂以菜作菽。誤矣。

野有蔓草

詩傳曰季遇郤。缺于冀野。薦于文公。字缺一人美之賦。

野有蔓草詩說同。按此是鄭風。以曰季遇郤。缺事相似。遂移置此耳。考左傳鄭子齋賦。野有蔓草。韓宣子曰。賦不出鄭志。則明係鄭風之有左証者。而移為唐風何鹵莽也。

曹一條

尸鳩

按詩本作鳩。鳩惟漢書說苑作尸鳩。尸鳩同。

鄒二條

按左傳季札觀樂曰。自鄒以下。故陸德明釋文亦云。

檜木又作郇若諸家皆作檜非郇也此從郇者必幼時讀觀樂一篇耳

大路

詩傳郇人夫婦相棄缺四賦大路詩說同此鄭風也

按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則以此詩本鄭詩故曰溱洧之間此入郇妄矣又遵大路去一遵字亦不可解

鄭四條

緇衣

詩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按武公時世襲小序於緇衣句見孔叢子說見邶柏舟篇

扶芻

詩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作扶芻

在氏按詩說亦然按詩本作扶藟唯毛傳作扶芻在氏各詩說亦然

通字其云任嬖人狂狡者按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則狂狡本宋人而見獲于鄭者其後任狂狡則無所據且獲狂狡者亦鄭穆公非

靈公也此以狂狡二字偶同故實之耳

麥秀

詩傳子良諫用在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詩說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一章典也二章賦也按詩無麥秀篇唯史記箕子有麥秀歌中有彼狡童兮二句與此狡童詩句相合卽以狡童為麥秀觀狡童詩止二章而詩說有三章其云一章典者必卽以麥秀歌四句移冠此章如論語唐棣之華四句移冠東門之墀詩其詐同也若子良將去國靈公逐子良則尤不然按左傳鄭公子

歸生弒靈公鄭人立子良子良辭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則是襄公將去穆氏而獨留子良此謂子良欲去國又云靈公欲逐子良皆依稀附會不可信者且春秋宣三年冬鄭穆公卒四年春靈公始立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靈公立祇半載而卽已被弒卽變狂狡亦不久子良安得數數進諫且至去國後褰裳詩傳竟云子良去國詩說則又鑿鑿云子良如晉此皆誕妄不經之已甚者

羔求

詩傳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詩說羔求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羔裘則此詩先子產有之故子產取以為賦非子產所作明矣朱子小序辨說有云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故此卽以子產美子皮實之其欲竊附朱子而遂忘前此之有左傳亦可嘆也求字見前

陳一條

墓門

詩說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詩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泄冶諫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無譖泄冶事若詩云國人知之則與穀梁傳泄冶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語亦相類

秦六條

詩終秦風豈亦尙書終秦誓之意耶

車鄰

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詩說

亦然按車鄰朱傳作車鄰不知何據此從毛傳是也  
但襄公時世不可考據小序云車鄰美秦仲也而安  
成劉氏謂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  
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此皆宋儒臆見  
而子貢申培已先得我心真可一笑

終南

詩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詩說同  
此襲小序然歐陽子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  
然襄公止以一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  
地此詩及終南則非襄公時可知也終南岐地山名

在今陝西西安府

駟鐵

詩傳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按小序  
曰始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此即竊摘其二字以隱  
括之其作偽有如此者

渭陽

詩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詩說同按  
左傳秦穆姬為晉獻公太子申生之同母姊為重耳  
異母姊穆姬生太子瑩是為康公則康公為重耳甥  
故稱舅氏若秦穆與重耳特妻之弟耳未聞妻兄弟

稱舅氏者作偽之不典如此

黃鳥

詩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詩說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按子車之殉歸咎康公此卽魏顆陳乾昔子從治命不從亂命之說然考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玩左氏文則當時皆歸罪穆公不及康公以康公不得主之故也故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

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當時秦穆令從已死而三子輕生爭自爲殉固非嗣主意卽嗣主亦不得禁止之故鄭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孔氏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則是子車之殉其必責穆公而不責康公者已早有成論而作偽鹵莽凡前人所顯然論列無庸翻復者必盲犯瞻觸以墮其說則猥陋甚矣至若李德裕云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安得謂之百夫特哉則文饒之意并將罪三良以薄穆公之過况

康公乎。或曰三子輕死記載有之。然與詩文臨穴惴惴之意似于不合。天下無輕生而尙股栗者。則又不然。臨穴者秦人也。惴惴其慄者秦人之傷之也。故鄭箋云。秦人哀傷之。皆臨穴而爲之悼慄。則惴惴者在秦人不在三良。又甚明者。若秦本紀云。穆公墓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雖不可信。然亦秦俗如是。如是則又何必惴。何必臨穴。且亦何必論其孰有罪。孰無罪。若者宜原。若者宜坐。而必出穆公而入康公。亦多事矣。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名姓稿

沈宗熹師尹較  
李日煨次暉

詩傳詩說駁義

四

小正

總一條 詩說四條

詩傳全

小雅大雅止二則。季札觀樂曰爲之歌。小雅爲之歌。大雅是也。今詩傳詩說分小雅小雅續小雅傳大雅亦然。按鄭譜有小大雅正變說。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十六篇爲正小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餘變雅也。諸家皆宗之。獨鄭漁仲曰。正變之說不出。



于夫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若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謂之變可乎。嗣後說詩家遂有不從其說者。今詩傳詩說不名正變而改名續名傳，此附鄭樵說也。然其名為傳者，則仍附康成之說而參以宋人者。康成謂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謂之正經。而孔氏正義即謂凡書非正經者皆謂之傳。然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則雖謂有傳而未嘗以變小大雅詩當之。至東萊呂氏則謂楚辭惟屈原離騷則謂之經，自宋玉九辨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推之，則鹿鳴以下小

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此亦是宋儒習氣好創臆說，強為解斷。而此即公然以變雅為傳，則豈有端木賜、申培皆得聞鄭樵、孔穎達、呂祖謙之言而為說詩者，真可怪也。又孔氏正義謂古詩三百五篇，無三百十一篇緣三家舊本無六亡詩故也。此云無者言有詩而刪去之，非無也。申培魯詩固宜去此六詩，子貢何詩宗而亦復去此。且六詩亦以被笙之故，偶軼其字句，未嘗無詩。天下無無詩而有題者，亦無無詩而可以笙者。惟朱子臆斷妄謂此六笙詩者有聲無詩，而此即去之。

夫古不著易。遽稱連山。王不作賦。得名禹貢。世無此理。况詩題非他。皆摘詩中字。標以為題。如關雎者。以詩有關雎。鳩一句。故名。關雎。葛覃者。以詩有葛之覃。兮一句。故名。葛覃。非如漢後詩家。另標一題。以作詩。可以詩是詩。題是題也。假使無詩。題將安出。且亦何所見。何所取。義可妄曰。南陔曰華黍。曰崇丘。曰由儀。此皆悖理之已甚者。如由庚。由儀。本字無義。此正截取詩詞之字。不然是狂詩。

矣。若金元樂府。雖另立題。然皆有詞。即題亦皆有義。無無義者。其古有徒歌。並無徒樂。縱有徒樂。如後世吹角吹篴等。亦皆有辭存于其中。况堂堂大樂。燕享酌報。即徒歌尚不可。豈有虛吹

虛打如時俗嫁娶之理。無怪乎近代彈琴家。祖嵩道士邪說。以為琴貴無辭。遂失搏拊以詠之。本來而不之察也。二書猥陋。原不足以語此。因論小雅六亡詩。而偶然及之。比觀經者。慎毋狂宋人之說。而亡古義斯幸耳。

詩傳云。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缺一鶴

鳴。缺一所以修身也。缺一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

皆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歸燕親戚也。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

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公也斯千落窺宮也鴻雁懷遠人也蓼蕭常常者粲湛露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用之燕享有小雅焉與後大雅云會朝受缺一有人

雅焉皆襲朱傳正小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語其受下缺一字必釐字也菁莪本作菁菁者莪按左傳文三年晉侯賦菁菁者莪又昭十七年小邾穆公賦菁菁者莪古無單名菁莪者至于鹿鳴以下篇次則儀禮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飲酒禮亦然又學記云大學始教宵雅肄三註云三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則此三詩皆一定之序如天地玄黃之排字隨所編次更不篡易故但舉三字而人人知之鮮所紊亂若可以意為先後則倘曰工歌鹿鳴之三而此以菁莪應之是亂道

矣。作偽之不學古而妄誕如此。若隰桑之繼菁莪。則以朱傳云辭意大概與菁莪相似一語。遂毅然並列耳。至于棠棣。毛本作常棣。惟左傳趙孟賦棠棣作棠。棣然。按爾雅常棣是棣。棠棣是棣。本二物。而韓詩序云。夫棣。燕兄弟也。則亦以是詩篇名爲棠棣。似毛詩作常。韓詩作棠。兩有不同。故藝文類聚亦云。夫棣之華。莠不焯焯。可驗。今詩傳作棠。旣從韓詩。而詩說作常。又從毛詩。此則何解。歷觀二書。如鸛鷖之鳥。蛩蛩之獸。無不相比相附。而此獨見異。是何以故。若南有嘉魚。則儀禮諸書皆有四字。並無截取嘉魚二字者。

且其篇次。則自魚麗後。繼以南有嘉魚。又繼以南山有臺。如燕禮鄉飲酒禮所云。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類敘次秩秩何緣。却南山有臺。而竟以瓠葉繼之。且爾雅臺是草名。卽臺。夫須並不從草。若云大臣報王。徒以詩中萬壽字耳。不知魯頌萬有千歲。豳風萬壽無疆。不必天子卽士冠禮祝辭。亦有眉壽萬年。此可知也。且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稱邦家之基。二句。昭十三年。夫子美子產。亦稱邦家之基。二句。若是報天子詩。不得遞舉相贈矣。况襄三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戍之

聘歸而復命。公享之。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以報之。若是諸侯報天子詩。則魯公何得以此報其臣下。此尤親切明著者也。若皇皇者華。亦非煌華。莊子云折楊皇。琴李延年造新曲曰皇之華。皆是別詩。惟宋人陸佃妄云折楊逸詩。皇琴卽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愚者卽以是言爲據。遂改皇皇者華爲煌華。則凡國語左傳所稱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何不憚煩也。至以豳風爲邠風。而以七月一篇入小雅。此卽惑于豳雅豳頌之說。而故爲示異。不知季子觀樂于其

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明註周公居東時詩。非雅詩也。至若信南山。則截去信字。獨稱南山。節南山。則截去南山。獨稱節字。不知何故。若朱傳于斯于詩。註有云儀禮下管新宮。左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此竟鑿實曰斯于。落窺宮。然又以新爲窺。造一字書所無之字。說見前卷至于裳裳者華。作常常。采菽作采叔。雖有董氏註。裳古文作常。國語秦穆燕公子重耳賦采叔。亦無草字爲據。然亦何必爲此。

### 煌華

詩說煌華。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此毛詩也。若

魯詩當以此為康王時詩

四牡

詩說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此襲左傳襄四年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語然魯詩亦以此為康王時詩

邠風

詩說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歐陽修曰七月燕齊魯三家皆無之申公魯詩家何以獨有此詩

湛露

詩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此以詩文有在宗

載考語故云若左傳甯武子云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諸侯朝正者獨同姓乎此皆有根有據之註非可以意為解斷者

小正續

詩說註云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雅非也詩傳全詩說一條

詩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秦樂親昏也

出車為宣王時詩本漢書匈奴傳云宣王興師命將

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固以出車爲宣王時詩矣然詩中有王命南仲語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中中卽仲也如仲丁曰中丁類在厲王時則豈厲宣代接仲固厲時人而爲宣率師者乎又按嘗武詩有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又云命卿士之以南仲爲太祖而兼太師字皇父者則太師皇父固宣卿士而南仲時已爲其始祖矣豈有始祖與其孫同時者則又斷非宣王時可知也若采薇之爲宣王時亦見匈奴傳云周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始疾之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以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此則時世之近可據者至若以庭燎爲宣王勤政則外紀有云宣二十二年王宴起姜后脫簪耳諫則此詩問夜亦正與宴起相反凡此者皆非時世先後之可定也亦略之可耳

### 車牽

詩說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古無賀昏事且朋友亦安得有雖無德與汝諸語若詩本五章此作四章亦不可解

小正傳

詩說註云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乎好惡之公而得夫性情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

鄭氏詩譜云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此不知何等申公乃附端木子立說而矛盾至此

鼓鐘

詩傳昭王南

字缺五

大夫憂之賦鼓鐘詩說昭王南遊

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按晁說之詩序論謂三家以鼓鐘為昭王時詩蓋本鄭玄中候握

河記註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依三家為說也然孔氏正義又謂惟韓詩以鼓鐘為昭王時作其曰三家者亦臆說耳則昭王時世亦未可遽定者三古至今日世遠言泯即漢書前儒師授確確尚傳習多悞乃以數千百年後一人之臆斷而欲以翻數千百年前相傳之實事豈有此理

圻招

詩傳圻招

字缺三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

招詩說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按小雅並無圻招但有圻父此有



圻招無圻父則必圻招卽圻父也但左傳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以止王心此祈昭原是祈字故解者有謂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惟杜預註以祈爲圻卽圻父司馬之官昭其各也此遂襲其說竟去圻父各而易以圻招可怪之甚但祈昭原有詩一章如云祈昭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真祭公謀父之所作也圻父別一詩而亦曰祭公謀父所作若欲分爲二則不宜改圻父爲圻招若欲合爲一則祈昭七句圻父二章每章四

句體製旣殊句法亦異卽欲竊冠祈昭于其首如唐棣麥秀之故智而亦不可得則又何苦好爲此不經之事而自貽笑也况左傳又有魯穆叔如晉賦圻父若祈招圻父本一詩則不宜彼此各見如此也

### 小弁

詩傳尹伯奇

字缺三

後毋隣大夫閔之賦小弁詩說小

弁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隣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此本孟子趙岐註也又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曰維憂用老此與韓詩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作同或曰伯奇卽宜臼褒姒所生者

各伯服非長子而亦稱伯則必並從伯字可知耳然  
總係傳會不可信若其云隣大夫作者此竊琴操云  
伯奇既逐履霜以足採楸花以食其隣大夫閔之乃  
賦小弁故詩傳詩說皆顯顯鑿鑿並曰隣大夫閔之  
乃作此詩第諸琴操詞率周秦以後文人墨士之所  
為子貢在聖門何緣得採掇詳析乃爾若謂琴操本  
前此未出在兩漢詩學盛行之際尙未之見而他  
書則未有與琴操同者謂非詩傳本琴操不可

### 巧言何人斯

詩傳大夫傷于字缺二賦巧言詩說巧言周幽王時大  
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與而此也

五章與也下章皆賦也

原註云分何人斯二篇非也

按巧言六章

何人斯八章合之則十三章矣只刺讒一節豈得與  
正月同其章數且巧言六章既已逐章分解而何人  
斯一詩則但以下章二字概之所云下則明明以上  
下相隔為另一篇矣作偽之自露其綻如此若其設  
心為是者則以朱子集傳于何人斯篇註云此詩與  
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此篇專責讒人上篇先  
刺聽者耳此因而合之作偽至此無所不至矣

鳴鳩

詩傳詩說同

小雅無鳴鳩詩惟國語秦伯燕公子重耳賦鳩飛註

云。鳩飛卽小宛。此無小宛名而有鳴鳩。豈卽以是爲小宛詩耶。第秦伯賦鳩飛而公子所賦者又爲河水。今三百亦並無河水詩。則意兩詩皆逸詩。而註者誤指遂使無學者襲之而實非也。且鳩飛非鳴鳩也。

### 白華

詩說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按史記廢申后廢之宮中耳。考諸侯有出夫人禮。天子則否。諸侯出夫人如春秋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是也。天子以天下爲家。安所得出。據國語周幽王逐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則奔申者宜臼耳。

### 十月之交

詩說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按漢書谷永傳閹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此魯詩十月之交篇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災異而曰爲之食也。則魯詩本以此詩爲厲王時詩。而以豔妻爲閹妻。不謂申培公言詩于魯而仍非魯詩如此。

### 懿戒

詩傳衛武

字缺五

賦懿戒詩說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

國人按此本抑詩其稱抑者以詩首句曰抑抑威儀故耳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乎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其又云懿戒者以抑與懿字音之轉而抑可以戒故曰懿戒非詩名也故韋昭註云懿大雅抑之篇不並稱懿戒但稱懿字則祇此一字爲詩名瞭然可見蓋字有從詩字命名者有從詩義命名者此則從詩字命名者耳至如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溥祭盞歸其餘邑曰生在敬戒不在畜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

虞此亦似引抑詩以美其戒然但取用戒不虞一語以斷取其義故曰善戒善戒者善其生在敬戒一語也若愚者讀此必曰善卽懿也國語稱懿戒左傳稱善戒將善戒亦詩篇名矣

### 蓼莪

詩說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按此詩並無沒而不得所意惟晉書王褒父儀爲文帝所殺褒讀蓼莪未嘗不流涕此則有沒而不得所意豈有以讀詩者之事作詩義者若然則後漢周槃讀汝墳卒章廢卷涕

泣不是念文王五代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  
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不是送重耳也若其確指為  
讒邪者則以飄風發發一語與何人斯飄風相類遂  
云然所謂有髡皆壯侯耳

雨無其極

詩傳詩說同

毛本作雨無正獨劉元城云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  
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其詩文篇首有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其所襲也弟申公魯詩宗亦  
襲韓詩不可解

節

詩傳桓王伐鄭

缺四字

家父諫之賦節詩說同按左傳

昭二年季平子賦節之卒章節卽節南山也故此亦  
作節以示異耳若其稱桓王時則以詩中有家父作  
誦語而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桓王時故  
云此則作僞之最巧者

都人士

詩說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  
而傷令之不古若賦也按尹伯封見韓詩黍離章謂  
伯奇之弟然皆謂閔兄作非傷周也且既是尹氏豈  
有自稱其族為彼君子女之理若孔氏正義謂此詩

首章惟毛氏有之齊魯韓三家皆無有今此云傷西  
周風物之美者徒以首章行歸于周一語耳若無首  
章恐其所指亦未必即見為西周矣申公魯詩宗何  
自相牴牾如此

詩傳詩說駁義  
大正  
詩傳全  
詩說七條  
會朝受  
字缺四  
有大正焉文王生民  
公劉繇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  
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字缺三  
德以訓成王也  
酌卷阿  
字缺四  
王也  
大武本作下武以諸儒于下字或不能詳故更作大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稿  
又春遲  
遠公驥聯較  
文則西較

詩傳詩說駁義  
五

大正  
詩傳全  
詩說七條

詩傳周公制  
字缺五  
會朝受  
字缺四  
有大正焉文王生民

公劉繇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

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字缺三  
德以訓成王也

酌卷阿  
字缺四  
王也

大武本作下武以諸儒于下字或不能詳故更作大

字耳若假樂之為嘉樂則中庸引詩與左傳文四年公賦嘉樂襄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皆作嘉樂同餘襲朱傳

文王

詩說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周公追述以下全襲朱傳文作于清廟下見朱傳小雅註

棫樸

詩說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此全襲朱

傳文然朱傳曰此亦詠歌文王之德不明指周公但云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于周公也此亦是臆斷而作偽者竟肆然曰周公作天下事其可以誣妄強坐乃爾

旱麓思齊皇矣

全襲朱傳文不然豈朱傳反襲詩說耶又不然豈彼此不相見暗合者耶即此瞭然矣

靈臺

詩說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離周公述之以訓嗣王按辟離為天子學宮之名並非

樂名惟莊子有云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大夏  
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大武似辟  
雍與大濩大武同是樂名然詳其語意但言奏樂于  
辟雍故云有辟雍中之樂初不知其樂為何名祇言  
為斯地所奏者已耳觀其文獨多之樂二字可見此  
書多誤或不必要便據莊子然就莊子論則並非以辟  
雍為樂名者恐學者誤認故辨之

行葦

詩說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與也  
下三章皆賦也亦襲朱傳至于分章則諸詩皆鮮同

異惟此詩毛傳作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  
箋作八章章四句朱傳作四章章八句三家俱不同  
而此作四章獨從朱傳謂非二書出朱傳後其可得  
乎且何以後人之崇朱氏即一分章猶然乎且亦何  
所見分四章乎

鳧鷖

詩說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按朱傳曰繹而  
賓尸考繹與賓尸不同何休曰天子諸侯曰繹大夫  
曰賓尸且繹以明日賓尸以本日未聞繹而為賓尸  
者亦未聞繹而又賓尸者此真釋經之可怪者也此



既襲朱傳而又變其說豈亦以朱傳為難通也耶

### 大武

詩說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  
釐陳戒之詩按朱傳謂詩中有成王字常為成王以  
後之詩然則成王後必康王也此襲朱傳說之最敏  
者也第報禘二事既曰大禘又曰報祀豈禘時即報  
報時即禘耶且詩中稱三后則與禘帶意又似不合

### 大正續

詩說註云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  
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  
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  
之變大雅非也

### 江漢常武

詩說江漢名穆父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緇美之而作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名穆美之按伐  
淮南夷伐淮北夷出自朱傳據竹書宣王六年名穆  
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  
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名穆公命則謂宣王與名  
穆並出師一伐徐一伐淮也今按江漢常武兩詩則  
實有然者常武詩有嚴天子實王自親征江漢詩虎  
拜稽首則名穆將之與竹書合然則淮夷徐戎兩各  
不同云一淮南夷一淮北夷謬矣淮夷固南北然  
總淮夷耳徐戎伯翳後在徐地淮夷淮浦之夷又徐

戎外之一種但欲伐徐戎則必循淮浦故詩中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與竹書王師伐徐次于淮合蓋名穆  
所伐者是淮南夷而宣王所經歷者是淮北夷非伐  
淮北夷也且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其分稱彼此  
原有賓主以伐不主淮故曰彼主徐故曰此至又曰  
鋪敦淮墳敦頓也如越絕書以固陵各敦兵城類越  
王欲伐吳而頓于固陵與宣王欲伐徐方而頓于淮  
夷正同且江漢詩明日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常武詩  
明日徐方既同徐方既來則其自為分別亦明甚矣  
朱子以逞臆不察致誤而作偽者必欲承其誤以為

誤則何其因人是非毫無自主一至此耶

大正傳

詩說註云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朝會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詞夫子特以其文體音節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二條

蕩

詩傳召穆公諫

缺二字

賦蕩詩說厲王無道召穆公諫

之賦也按小序以此詩為召穆公傷王室大壞而作  
其云召穆本小序若其云諫者則嚴粲詩緝有云此  
詩託文王嘆商特借秦為喻耳不止于傷嗟而已夫  
不止傷嗟則必是諫然借秦為喻不過如賈山至言  
之借詞以為諷則可以為諫則未也

詩說以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召旻為幽王邇刑人近頑童用纒厲諸侯携貳戎狄內侵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按孟子趙岐註謂小弁尹伯奇作蓋以伯奇不得于吉甫與宜白不得于幽王事有相類故只小弁一詩而毛詩作宜白韓詩作伯奇正以幽王與伯奇兩事各見非謂幽王與伯奇兩人有相干也今詩說以幽王伯奇扭作一處凡宣王時詩必曰史籀作魯僖時詩必曰史克作幽王時詩必曰伯奇作不知何據又黍離詩

韓詩謂尹伯封作亦以伯封為伯奇之弟求兄不得故作黍離與小序周大夫過西周而傷之不同而詩說亦以尹伯封見故都禾黍徘徊作詩是伯封周大夫正兩家兩說之相反判然不合者而亦扭作一處則其倚傍影響附會無理合兩詩觀之概可見矣

周頌詩說十一條

按正義云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字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商魯于下則不得不加周字別之詩說之去周字似正竊正義此語但正義謂無商魯二頌當

去周字今雖無魯頌然商頌猶在也去周何也

### 清廟

詩說云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觀之而作此樂歌按成洛見諸侯是小序舊說惟宗祀明堂則蔡邕獨斷有之然亦未必能據到此

### 維清

詩說云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按禮記明堂位文王世子諸篇有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皆以象舞為歌維清詩徒以維清在清廟後而記言

升歌清廟卽繼之管象則必清廟後一詩耳若然則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將新宮亦必鹿鳴後一詩矣此豈說也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周樂有見舞象箏者註箏象舞曲名而祭統云聲莫重于升歌樂莫重于武宿夜亦云武宿夜為樂舞曲名則在象舞亦原有舞曲別名不必以維清實之但歷考諸書俱參差不同不能畫一自不當拘定一說以起議論假如此象舞亦稱象武則又以武詩為象舞曲名此又在箏與武宿夜維清三名之外而明堂位云下管象箏而舞大武則武非象曲象非大武從前所註

五  
全。然。不。合。則。將。何。所。適。從。矣。夫。象。舞。二。字。尚。未。明。了。  
附。會。維。清。真。屬。多。事。若。其。中。略。可。折。衷。則。象。是。舞。曲。  
名。但。歌。象。舞。曲。則。以。管。逐。之。故。又。稱。象。箭。箭。卽。管。也。  
其。又。云。舞。大。武。者。以。管。象。舞。曲。時。其。所。舞。者。爲。大。武。  
之。樂。如。樂。記。所。稱。大。武。六。成。者。故。又。稱。象。武。以。管。象。  
與。舞。武。本。相。合。耳。凡。讀。書。考。古。不。可。單。據。一。邊。遽。立。  
偏。說。向。讀。明。堂。位。時。臆。擬。象。是。管。詩。非。舞。曲。故。專。云。  
下。管。象。而。另。以。大。武。屬。舞。分。別。言。之。大。抵。當。時。原。有。  
管。詩。一。項。如。下。管。象。舞。下。管。新。宮。類。而。左。傳。云。象。箭。  
南。籥。詩。云。以。雅。以。南。以。籥。則。兼。有。籥。詩。可。以。破。朱。子。

笙。詩。之。所。不。檢。叫。豪。自。喜。以。爲。獨。得。而。忽。讀。內。則。又。  
有。成。童。舞。象。語。則。象。仍。舊。是。舞。曲。論。古。之。不。可。偏。執。  
如。此。

我將

詩。說。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按。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之。大。享。月。令。  
秋。季。大。享。帝。是。也。其。曰。宗。祀。者。謂。大。享。而。亦。以。宗。廟。  
之。禮。享。之。耳。若。禘。則。時。祭。之。一。所。謂。夏。曰。禘。者。亦。作。  
祠。與。明。堂。大。享。不。同。

離

詩說雖成王祀文王之詩按此詩時世亦不可定其  
云成王祀文王者以詩中文武維后一語既有文又  
有武而皇考烈考舊說皆以為武王之稱則非武祀  
文可知耳然詩又有綏予孝子亦右文毋二語成之  
于文既不得自稱孝子又不得稱太姒為毋故又謂  
此詩是武王祀文王之樂竟以皇考烈考文武維后  
皆屬文稱以文為武之考文專征伐亦得稱武耳然  
皆非鑿然可據之說總當闕之以俟知者

武賚時邁般勺桓桓武賚時邁般勺桓桓  
詩說武大武一成之歌按左傳宣十二年楚師敗晉

師于邲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千戈載櫜弓  
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此原是卒章而朱子  
註詩誤據坊本以為首章此係註書之明有誤者而  
是書又仍其誤曰大武一成則誤之又誤矣若詩說  
又以賚為大武二成時邁為大武三成般為大武四  
成勺為大武五成桓為大武六成則又襲左傳其卒  
章曰耆定爾功之後有云其三章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故云按鋪時繹思係賚  
詩綏萬邦屢豐年係酌詩毋論賚是其三酌是其六  
不當為大武二成大武五成即左傳引詩但從武詩

歷數之何嘗謂武卽大武之樂武詩以後卽大武六  
成之歌蓋其先卒章而後三六者正以武詩末章止  
此一句卽從武詩順數之則賚爲武詩之三酌爲武  
詩之六猶云肆夏之三也其賚詩以二而稱三酌詩  
以五而稱六者或當時篇次又有不同未可知也若  
是武樂則武六成皆稱武何得有賚酌別名若以時  
邁爲三成則楚子引詩以載戢干戈二語爲作頌以  
耆定爾功一語爲又作武明明頌是頌武是武故曰  
作曰又作不得概以大武二字濶作一團也且左傳  
襄四年晉金奏肆夏之三舊謂肆夏卽時邁也則時

邁旣爲周禮九夏之一又復爲大武之三似乎不倫  
又儀禮大射公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若  
是天武不得間作燕射之奏未聞燕射諸禮可用大  
武樂章者况勺詩本作酌惟儀禮內則作勺而漢書  
諸書皆因之則酌卽勺也若以勺爲五成則內則言  
十三舞勺舞之小者冕而舞大武舞之大者故周官  
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截然不同則  
正謂勺與大武大有分別而此云勺爲大武之五成  
非妄而何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詩說謂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  
初不知其何所據及觀朱子小序辨証于小毖篇云  
此上四篇皆一時之作始知其所據者獨朱子耳然  
不謂申培漢人其得據宋學乃爾  
詩說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于  
祖廟此其燕樂之歌按見祖廟說本小序然祖廟  
通漢氏所謂殷祖廟不宜在京師若周祖廟則非助  
祭不得入見是也

昊天有成命

詩說云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按康  
王無禘成王事五年大禘成王不得上配始祖自出  
之帝若免喪之禘名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類則  
又在太廟不在明堂若宗祀明堂則名大亨不名禘  
然亦以文王配之無成王配之之事詩說于我將篇  
亦曰季秋禘上帝于明堂則豈誤以大亨爲亦名禘  
乎後于執競篇又曰昭王禘康王于明堂則豈誤以  
吉禘爲亦在明堂乎此皆不可解者

噫嘻

詩說云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



詩按祈穀上帝祇以稷配未聞有更易成王之事此與昊天有成命禘成明堂說相表裏

執競

詩說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按詩申明有武王成王何得獨禘康王乎餘說見前

商頌二條

長發玄鳥

詩說以長發爲大禘之詩玄鳥爲亦禘祀之詩按長發大禘說本小序人多辨之楊氏所云長發詩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是也若玄鳥爲禘祀則詩說

臆斷原未有本堂以天命玄鳥二語爲遡其所自出耶考鄭玄謂此詩是合高宗之主于廟而作歌似此所云禘或是吉禘亦未可知但殷禮與周制未必相同且此云亦禘則固仍長發來原是大禘與康成所云合廟者又是不同

殷武

詩說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禘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按此襲安成劉氏之說以爲高宗親盡立廟此詩必作于帝乙之世故云不知史記世家明有

譜系如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  
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則在祖庚時已別立廟矣豈待  
帝乙乎



